

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

漢籍寫本和地圖題錄

〔俄〕А·И·麥爾納爾克斯尼斯 著
張芳 譯 王茜 注釋 李福清 審訂

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 漢籍寫本和地圖題錄

〔俄〕А. И. 麥爾納爾克斯尼斯 著
張芳 譯 王菡 注釋 李福清 審訂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漢籍寫本和地圖題錄/ (俄羅斯) A. И. 麥爾納爾克斯尼斯著; 張芳譯, 王菡注釋, 李福清審訂—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13 - 4095 - 8

I. ①斯… II. ①麥…②王…③張…④李… III. ①古籍—
圖書目錄—中國 IV. ①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45568 號

責任編輯: 殷夢霞

編輯助理: 張智萍

書名 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漢籍寫本和地圖題錄

著者 (俄羅斯) A. И. 麥爾納爾克斯尼斯 著

張芳 譯 王菡 注釋 李福清 審訂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聯興盛業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開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17.25

字數 18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095 - 8

定價 38.00 圓

目 錄

與眾不同的俄羅斯漢學研究與收藏家 K. A. 斯卡奇科夫	
..... 李福清撰 田大畏譯	(1)
譯者弁言	(27)
附：有關斯氏藏書之往來電劄	(29)
序	(49)
凡例	(56)
題錄正文	(58)

I

1. 法令暨官方文件與資料	(58)
2. 歷史	(64)
3. 民俗學	(83)
4. 歷史－地理著作。地圖和圖冊	(87)
5. 經濟	(111)
6. 軍事	(119)
7. 哲學・宗教	(122)
8. 自然科學	(134)
9. 語言學	(145)
10. 文藝作品	(151)
11. 類書和手冊。書目	(155)
12. 各種寫本。文集。畫冊	(162)

II

新疆藏書	(171)
《斯卡奇科夫藏漢籍寫本和地圖題錄》補遺	李福清 (186)
書名索引	(190)
人名索引	(211)
附錄：	
俄國收藏之若干漢籍寫本	伯希和撰 馮承鈞譯 (227)
《姑妄言》小說抄本之發現	李福清 (231)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所見《西域水道記》校補本	榮新江 (236)

與眾不同的俄羅斯漢學研究與 收藏家 K. A. 斯卡奇科夫

鮑·利·李福清撰 田大畏譯

康斯坦丁·安德里阿諾維奇·斯卡奇科夫 (K. A. Skachkov, 中文名孔氣) 收集中國書籍和抄本之際, 恐怕不會想到 150 多年之後, 他的收藏會在中國引起注意。

斯卡奇科夫 1821 年生於彼得堡。他的遠祖是 17 世紀莫斯科統治者大貴族庫奇卡。庫奇卡逃亡到立陶宛, 返回俄羅斯後, 稍微變了一下姓氏, 改為卡奇卡 (意為鴨子)。又因他的一個兒子當了強盜, 所以他的另一個兒子再次改姓, 將卡奇卡改為斯卡奇卡, 後來便成了斯卡奇科夫。

斯卡奇科夫的父母有意讓兒子將來當工廠主, 把他送進工業技術學校。但他在這兒讀了五年就離校, 進了彼得堡大學, 沒等畢業就轉入里舍利厄貴族高等學校 (在敖德薩), 受到農業及部分天文學教育。這時候他就對天文學情有獨鍾, 天文學家 A. H. 薩文 (1810-1883) 及其他知名學者講課, 他是專心的聽者。1848 年他志願去北京在俄國傳教團院內建立一座小型地磁氣象觀測站, 就是這個原因^①。

有資料表明, 赴中國之前, 他會見過當時中國研究界的佼佼者——著名漢學家比丘林, 稱他為導師。斯卡奇科夫到了北京, 與建立觀測站進行天文觀測同時, 開始學習漢語。斯卡奇科夫學習漢語花了好幾年時間。他遇到了好老師。傳教團雇用的中國教師有的經常不來教課, 有的因為根本不稱職或整日酗酒而不得不辭退, 斯卡

^① K. A. 斯卡奇科夫《中國天文學的命運》,《國民教育部雜誌》,1874 年第 5 期, 13 頁。

奇科夫的老師，他稱之為“高教授”，每天早晨都來給他上課，月薪五兩八錢，而不是其他教師所得的每月四兩。另一位先生晚上來教課。他受教於中國老師，連續了七年。1851年去山中休假78天，斯卡奇科夫還帶了沈先生同往。1851年斯卡奇科夫在日記中寫道：“由於沈先生的緣故，大約也由於我本人的耐心的緣故，我的漢語學習已略見成效。今天是我來此地整兩年，學習的成果甚至超出我的預料。我不僅已能講相當流利的漢語，而且書籍也大致能讀懂了。”^①

五年後的1853年，他在日記裏總結了一年的工作：“寫了和翻譯了不少東西。關於農業寫了104頁，工藝技術方面12頁，翻譯《考古圖》34頁，《開闢曆數通書》10頁，漢代天文學史材料（因不懂“六曆”^②而未能完成）24頁，詳譯《古今名園》22頁，《救荒活民》22頁，《續茶經》24頁。此外，向庫普費爾院士（俄羅斯科學院氣象臺臺長）提供觀測報告231頁，各類通信40頁。共計599頁。”

而在次年年末則已經寫道：“我一天工作17小時，漢語有很大進步。從今年起，我可以無需中國人的幫助而獨力翻譯了。”

因為斯卡奇科夫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天文觀測，他與欽天監及曾任欽天監監正的皇叔（奕諒，道光第五子，同治的叔輩——譯者注）有了交往（皇叔也幫助他買天文善本書）。斯卡奇科夫後來回憶，欽天監人員來過他的觀測站。他們對天文望遠鏡頗感興趣。皇叔“起先以一副行家模樣察看我們的觀測站，後來竟然表示了向我學學天文學的願望。觀測廳充當了我們的課堂。但是上了第二課以後，我確信我的高貴的學生連數學也不懂，於是我們上了這門功課，效果

① 本文傳記部分的資料來自：維謝洛夫斯基《K. A. 斯卡奇科夫（悼文）》，《國民教育部雜誌》，1883年第6期，98-103頁；П. Е. 斯卡奇科夫長文《康斯坦丁·安德里阿諾維奇·斯卡奇科夫（1821-1883）。傳略》——K. A. 斯卡奇科夫《太平軍起義日子裏的北京》，莫斯科，1958，11-36頁。大多數K. A. 斯卡奇科夫日記摘錄也是來自該書。按：引用文獻俄文題名，請參見《文獻》季刊2009年第2期，此處不贅錄。

② 疑即《漢書·律曆志》。

頗佳”^①。

斯卡奇科夫把觀測臺的觀察結果按時寄到彼得堡的科學院。西方學者也能看到這些資料。英國學者薩賓把它們發表在《論北京磁偏差引起的每日陽光變化》(*On the solar diurnal variation of the Magnetic declination at Peking*)。為在北京觀測站進行的工作成果，斯卡奇科夫後來獲得“皇家鑽戒獎”^②。斯卡奇科夫學會中文之後，便開始閱讀和翻譯中國天文學文獻，因為他知道，“每一個認真研究中國的人，恐怕首先要珍視中國文學與中國科學的豐富典籍”^③。他研究過《五禮通考》，編製過星宿名錄，附有譯名並指出其在天河系中的位置。後來發表《中國天文學的命運》一文。斯卡奇科夫寫道：“在通過典籍瞭解中國天文學的過程中，我對這些典籍產生越來越大的興趣。還應當說，閱讀這些中國典籍時，常使我想起以前在非中國人的著作中讀到過的東西。”^④在這篇天文學論文中，斯卡奇科夫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人曾從其他民族那裏借鑒過天文學知識，最先是從近東，然後是從希臘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那裏，後來則借鑒於歐洲人。儘管如此，他認為中國天文學“可以對科學提供十分重要的貢獻。它（中國天文學知識）無疑會給天文學史增添許多珍貴的篇章，它將能大大地補充和印證我們從埃及人、希臘人和阿拉伯人那裏獲得的支離破碎的知識”^⑤。

關於中國天文學典籍，他在這篇論文中寫道：“魯緬采夫博物館現藏‘天’類（中國）著作 74 種，另將入藏 11 種，堪稱歐洲最完整的〔中國〕天文學研究著作收藏，但毫無疑問這僅是中國保存至今的此類圖書的四分之一。事實讓我深信，圖書方面，在中國最難的事莫過於找到天文學善本，因為這正是中國人最少問津的書籍；對於大多數中國人，這被認為是一門高深莫測的學問。”^⑥

① K. A. 斯卡奇科夫《中國天文學的命運》，1-33 頁。

② H. 維謝洛夫斯基《K. A. 斯卡奇科夫（悼文）》，99 頁。

③④ K. A. 斯卡奇科夫《中國概況》，聖彼得堡，1875 年，133 頁。

⑤ K. A. 斯卡奇科夫《中國概況》，聖彼得堡，31 頁。

⑥ K. A. 斯卡奇科夫《中國天文學的命運》，20 頁。引文所指為他 1873 年交給博物館收藏的圖書。

斯卡奇科夫本人也多次談到翻譯天文學書籍之難，其中充滿當時詞典中未見解說的專門術語。他還曾引用著名法國漢學家斯坦尼斯拉夫·儒蓮（Stanislav Julien, 1799 – 1873）信中的話，說他情願翻譯幾十頁中國經典，也不願翻譯幾行天文學著作。

著名東方學家 H. 維謝洛夫斯基在追悼斯卡奇科夫的文章中寫道：“可以說，斯卡奇科夫克服了所有這些障礙，在一定意義上，是建立了功勳。”^①遺憾的是，對他留下的大量天文學手稿，至今沒有人進行科學的著錄。

斯卡奇科夫學過農業，他還着手翻譯過著名的農書《授時通考》，這是比丘林向他推薦的。但是他在其中沒有找到實用的資料，因此去了農村，親自從事農業生產。“第一次用中國犁耕地，——他在日記裏說，——感到很累，但不是因為犁重，而是因為我是以俄國人的方式使犁，後來適應了，走得十分順當。”1853年，他不僅在筆頭上寫農業，而且進行了試種：60種蔬菜，23種瓜，26種豆，16種穀物，20種水稻，22種高粱，7種藥用植物，17種藥用根莖植物，26種果樹，90種野花，40種家花。從這份清單可以看出他探索中國農業，態度如何認真。斯卡奇科夫跟京郊二散莊的一個農民交了朋友，那人教給他當地的耕作技術。“我的夥伴，更準確地說，我拜的教授，中國農業導師，外號叫魏張的人，將在我的實驗田裏和我一起工作……作為這個專業的最佳的顧問導師；我在俄國已經打過這方面的基礎，我通過中國典籍對它已經有所認識，它（〔中國〕農業）絕對可以成為合理經營的典範，不單對於俄國，而且對於西歐也莫不如此。關於這一點，在歐洲迄今還沒有人發表過任何文字，甚至沒有人說過一言半語，除了我們的老前輩漢學家比丘林之外。比丘林出版了一本修士大司祭魏若明摘自《授時通考》^②的薄薄的譯文。一個求知心切的經營者想要通過這本書品嘗中國農業的真諦，但是他卻咀嚼不出任何確實的信息。”

① H. 維謝洛夫斯基《K. A. 斯卡奇科夫（悼文）》，99頁。

② [亞金甫·比丘林神父]《中國農業 附72幅農業工具圖》，聖彼得堡，1884年。比丘林出版了維·莫拉切維奇（魏若明）的《授時通考》摘要，並加大量修正。

斯卡奇科夫是第一個注意到中國野蠶飼養的歐洲人。留下了 1000 頁有關中國養蠶業的筆記。他從山東聘請來一個有經驗的養蠶人，把北館（即俄國傳教團院內）的花園變成了養蠶場。斯卡奇科夫向彼得堡寄去了野蠶繭，飼養野蠶的白蠟樹和柞樹的種子，以及由其原料製成的織物樣品。他寫道：“我認為我所寄去的一切將是無比珍貴的禮品，這些首次經過俄羅斯進入歐洲的野蠶，將給俄國帶來榮譽，隨着時間的推移，它們將成為俄國與西歐共享的財富。”但是，儘管斯卡奇科夫把 1000 個蠶繭寄到了俄國，他的建議並沒有真正引起任何人的興趣，雖然“國家財產部頒給了斯卡奇科夫一枚大金質獎章，表彰他在北京進行的繁育家蠶及半野生蠶方面的學術和實踐工作，以及提供說明、圖像、蠶卵及絲綢樣品”^①。斯卡奇科夫 1858 年得悉，從中國僅帶回 50 個柞蠶繭的法國童文獻神甫在歐洲出了大名，這個蠶種用他的名字命名，俄國學術刊物發表了童文獻文章的譯文。這使他感到十分沮喪。斯卡奇科夫試圖介紹給俄國居民的，不僅有野蠶，還有各種常見植物。他對苜蓿進行了研究，發表了一篇關於苜蓿的文章，很快譯成法語刊登在《Revue d'Orient》^②上。後來又給農業博物館寄去 56 普特（差不多 900 公斤）苜蓿種子^③，希望博物館在全國推廣。為他關於蠶的論文（1862 年）寫的編者前言中說：“斯卡奇科夫在向我國介紹中國的有益植物方面為祖國作出的貢獻，非在他之前到過中國的任何人所能比。……我們能在俄國推廣中國苜蓿（*Medicago sativa*）和許多菜園及花園植物，要感謝他的不懈操勞，他不斷地將這些植物大量寄給俄國的農業局和私人愛好者。”^④

斯卡奇科夫不僅關注農業，還關注各類製造業。他的日記中有“中國工藝”部分（386 頁），涵括“釀酒，制磚，……棉布，絲綢，

① H. 維謝洛夫斯基《K. A. 斯卡奇科夫（悼文）》，99 頁。

② K. A. 斯卡奇科夫《中國苜蓿》，《皇家自由經濟學會著作叢書》，1863 年，卷 1，第 3 冊，58-62 頁。法譯情況見維謝洛夫斯基悼文 100 頁。

③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全宗 273，紙箱 123，第 7 號。

④ K. A. 斯卡奇科夫《論中國人培育野蠶的樹木》，《農業雜誌》，1862 年，卷 3，第 7 期 33 頁。

麻布，絨布，玻璃及粘土製品，製陶業，象牙製品等等方面”^①。他深入當地作坊，提問請教。可以說，他是注意到中國建築和製造業成就的第一個俄國人。1875年，他寫道：“即使對中國僅略有所知的人，也無不會認同，中國人不僅能幹，而且是出色地能幹。這次只看看各類技術吧。他們的拱頂和拱門至今堅固地矗立在長城上，那是基督誕生兩百年前開始建造的。他們的農業及其各個部門可以作為歐洲的典範。他們的大運河，……是水利工程技術的典範。他們的漢白玉拱橋、水閘、渠道數百年不毀。他們的灌溉系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他們的紡織、瓷器、鑄造、旋工、木工、雕刻、鑲嵌、紙張製品，他們的印刷、油漆、繪畫藝術使得兩個半球一切有教養的民族驚訝不止。而他們是向誰學習的？當然不是向外國人。他們的老師是他們自身的本性，其公認的特徵就是多才、勤勞、優雅的趣味。他們的趣味是任何一個外國模仿者都無法迎合的。”^② 同時，斯卡奇科夫公正地寫道，中國人對外國的新事物從來不拒之門外。“當中國人見到有可能向他們（耶穌會士）學習天文學、鐘錶製作及其他技術時，為此並不在意請外國人到北京欽天監和宮內作坊任職，接納他們對建造新觀象臺的建議，為了從法國購進最好的天文儀器和工具，是不吝金錢的。”^③

斯卡奇科夫不僅從事氣象與天文觀測，研究農業與各類手工業，他對各階層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有興趣，描述了他們的各種習俗（生日、婚、喪、新年及其他節日，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的中國各階級的家庭生活，男女兒童的培養和教育，學校、商業和店鋪，戲院和澡堂，刑法、監獄和刑罰，以及中國軍隊的生活方式，武備學堂及其他）。^④ 他起始於1854年的手稿《中國習俗》，有323頁。他的日記中有24頁，標題為《農村日常生活：溫泉鄉日窩村生活實錄》。我

① 《康斯坦丁·安德里阿諾維奇·斯卡奇科夫文件、本人學術作品及若干手稿彙編》（以下簡稱《文件彙編》），莫斯科及魯緬采夫博物館1873-1875年度報告。莫斯科，1877年，38頁。

② K. A. 斯卡奇科夫《中國概況》，57-58頁。

③ 同上，59頁。

④ 見《文件彙編》，37頁。

想，這些尚未發表和研究的資料當前具有無可爭議的價值。斯卡奇科夫記錄的不僅有諺語，還有各種迷信和兆頭。例如他收集的水手迷信和預言，恐怕是我們在其他文獻中找不到的。

大家知道，斯卡奇科夫時代，中俄、滿俄詞典都還沒有出版。傳教團每個成員實際上都在自己編詞典。斯卡奇科夫也是這樣做的。他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6月15日至10月4日為休息期。詞典已完成一半，由馬禮遜譯出240頁^①，自選成語200頁，總計16500個詞組，我從中學到很多。我放下了全部日誌，即這份報紙的（指對《京報》及其他報紙進行大量摘譯）和農業的日誌，從6月15日起，連觀測結果都不記錄了。”晚些時，1857年返回彼得堡以後，他才完成了他的《成語詞典》並準備付印。但由於俄國沒有中文鉛字，詞典未能印出。斯卡奇科夫將手稿帶到中國，交給一個漢口商人出版（很可能是我們下面將要談到的羅季奧諾夫），後來手稿落到俄國領事奧斯特羅維爾霍夫手裏，然後交給了他女兒，最終被帶到了美國^②。這個手稿現在何處，杳無音信。

與廣泛關心各類知識同時，斯卡奇科夫也密切注意中國的時事。除了一般日記，他專門記了一份《政治日記（日誌）》。聲勢浩大的太平軍起義期間，他在北京，逐日記錄從《京報》和北京人的街談巷議中汲取的一切新聞。這份標題為《太平軍起義日子裏的北京：目擊者札記》的日記，經 M. C. 米亞斯尼科夫和 П. E. 斯卡奇科夫整理，在莫斯科出版於1958年，即事過100年之後。

斯卡奇科夫作為觀測站站長，在北京度過近十年。1857年患病，回到彼得堡，因通曉漢語而被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翻譯。1859年被任命為駐中國新疆塔城領事，停留至1863年，回國後再次被任命為亞洲司譯員。四年之後，1867年，被派往天津任領事，1870年起被任命為駐中國各開放港口總領事。直至1879年他才最終返回彼得堡，四年後，1883年3月26日，死於肺癆。他在中國度過的時間，

① 所說為：R. Morisson (1782-1834).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s*, v. 1-2, Shanghai-London, 1865.

② 見 П. E. 斯卡奇科夫《康斯坦丁·安德里阿諾維奇·斯卡奇科夫》，26頁。

加起來超過 25 年。

俄國傳教士及派往傳教團的醫生或學員，學員任務是學習語言，斯卡奇科夫和他們不同，是一個興趣極為多面的人。傳教士們關心的是中國的宗教學說和歷史，主要是中國邊疆地區及邊疆民族的歷史，以及“官方的”中國（不要忘記，他們所受的都是各種東正教學校的宗教教育，對實學不感興趣）。而斯卡奇科夫，前面說過，又上過工業學校，又上過大學，又上過里舍利厄學校學農業。固然，在他之前，駐北京傳教會學員柯瓦爾科（地質學家）40 年代回國後化名“德明”，發表過涉及中國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系列文章，試圖展示一個“非官方”的中國。但是他的地質學家的學識，在中國沒能找到用武之地，在漢學中沒有留下顯著的痕跡。

斯卡奇科夫一開始學漢文，就着手收集不同學科的書籍。當然在他之前，俄國傳教士和學員們就不斷購置涉及他們所關心的各種問題的書籍，運回國內。科學院、外交部亞洲司、1818 年建立的亞洲博物館等單位的圖書館及皇家公共圖書館的藏書，因而不斷得到漢籍補充。如 1820 年赴北京的第十屆傳教團監護官 E. Ф. 季姆科夫斯基領受的一項任務就是為亞洲司圖書館、皇家公共圖書館和擬建的伊爾庫茨克華文學校購置書籍。他完成了使命，但一共只買到了幾十種圖書。從北京攜回大量圖書的當然是比丘林。他 1821 年回俄國，帶了漢文和滿文書籍 12 大箱，地圖和圖譜六大卷。這批行李被視為如此珍貴，為了完整無損地運到彼得堡，甚至派了一支隊伍沿途護送^①。

喀山大學派往中國實習的王西里（B. П. 瓦西里耶夫）1840 - 1850 年間，用大學撥付的資金購買了需要的書籍：中國史籍，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和彈詞類），儒家經典，佛教和道教著作。1855 年喀山大學東方系併入彼得堡大學，因而他收集的全部圖書都轉至彼得堡，至今收藏在彼得堡大學東方圖書館。根據王西里在他的《中

^① 見：《關於為來自中國的圖書圖畫運輸隊配備護衛事》——中央國家彼得堡歷史檔案館，全宗 1286，目錄 3，文件 68。

國文學史資料》^①一書的附錄中所編製的目錄，我們可以看到他購書的情況。目錄中對 562 種圖書做了詳細著錄，包括：佛教、道教、儒家典籍，諸子哲學著作，歷史與地理書籍，律法與治理文書，目錄與辭書，醫學、農業、手工業、音樂和繪畫書籍，文藝作品，叢書。其中王西里攜回最多的是歷史類（108 種）和地理類（108 種）圖書，以及文學類書籍（131 種）。引人注意的是，王西里購買的主要是著名的，可以說是“官方的”著作。不屬此例的則是小說（62 種）和彈詞（10 篇）。這遠遠不是個完整的數據，因為藏書中除了標號 Xyl（刻本）的書籍，還有不少標號為 BY（王西里上課用的）的舊書。

斯卡奇科夫進行圖書收藏，一開始便是按照與別人不同的原則。1873 年他從天津寫給莫斯科魯緬采夫博物館館長 B. A. 帕什科夫的信中說：“閣下想必知道，本人一出大學校門，就被命運拋到了中國。在此間生活，學習，已逾四分之一世紀。在中國各地及北京如此漫長逗留期間，我曾利用一切機會買書。我仔細檢視了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各圖書館、彼得堡亞洲博物館及公共圖書館內的漢文藏書之後，給自己製定了一個方針，即在中國主要只購買上述各館所沒有的善本書籍。有時為一本書，或因其內容罕見，或因其版本珍貴，或因其年代久遠，我花幾十盧布也心甘情願。”^②當然要考慮到，他這樣一個外國人被敲竹杠，也是常有的。日記中有一則記載可資證明：“走進一家書鋪，但有人暗地打招呼向我多要錢，我什麼也沒買成。”^③斯卡奇科夫給帕什科夫的信裏接着說：“這樣，我終於發現自己成為了一批稀有的漢文及部分滿文藏書的擁有者。”

斯卡奇科夫第一次回國後，1864 年曾想把自己的藏書出售給國民教育部，但該部以“財務困難”為由，給以回絕，儘管斯卡奇科夫提出可以在六年或八年之內分期付款。此後東方學家 M. И. 布羅

① B. И. 瓦西里耶夫（王西里）《中國文學史資料》（石印），聖彼得堡，無出版年，216-286 頁。

②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檔案。目錄 1，存檔單位 186，165-166 頁。

③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全宗 273，紙箱 18。日記，第 2 部，頁 9（1 月 27 日）。

塞院士推薦把斯卡奇科夫的藏書買來交給亞洲博物館，但博物館向科學院要經費，但科學院也藉口缺乏經費而拒絕收購。

1867年赴天津任領事之前，斯卡奇科夫留給同事漢學家 Д. А. 彼謝羅夫（1833–1913）一份委託書，他在1867年8月26日給彼謝羅夫的信中說，他與 А. Д. 伊萬諾夫斯基^①商定了售書的條件，那人負責把藏書賣掉。“如果此事毫無結果，則可以把收藏賣給法國東方學家鮑奇耶^②。這裏所說的只包括交給彼得堡公共圖書館保存的15只木箱中的1435冊書籍和抄本。第十六隻木箱則不屬於我要賣的藏書，〔其中〕存放的是沒有編號、沒有列入目錄的圖書。”^③從這封信裏可以看到，60年代，斯卡奇科夫的藏書已經由收藏者做了嚴格的分類和著錄。在他的手稿裏，保留了三種目錄。一種稱為《斯卡奇科夫收藏漢滿籍目錄（Catalogue of books Chinese and Manchu to bibliotheca Mr. C. A. Skatshkoff）》^④，封面有他用毛筆寫的中文字跡：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思騎尉。可以推測，斯卡奇科夫是想用中文表達自己的姓氏，“斯卡奇科夫”這個字來源於動詞“斯卡卡奇”（騎馬疾馳），因而中文的各種寫法裏都有一個“騎”字。這種目錄裏，所有作品都寫了中文篇名，祇有原無標題的手稿，斯卡奇科夫才用俄文簡要註明其主題。他把全部藏書按22個類別進行分類，逐一標明每類圖書的編號。為了瞭解他的收藏的內容，我們把他的類目表全文摘引如下：

1. 神學 1–45
2. 行政 46–127
3. 歷史與年表 128–281

① А. Д. 伊萬諾夫斯基教授（1823–1873），俄羅斯史學家，文學家。

② 斯卡奇科夫1857–1858年在巴黎與法國漢學家鮑奇耶（Jean – Pierre – Guillaum Pauthier, 1801–1875）相識。斯卡奇科夫通過他的關係取得了利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書的權利，常常在那裏工作到很晚（И. Е. 斯卡奇科夫《俄國漢學史綱》，莫斯科，1977年，162–163頁）。1865年，斯卡奇科夫專為鮑奇耶整理出版的精美的新版《馬可波羅遊記》，在彼得堡地理學會做了一次報告。（《斯卡奇科夫論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對傳播亞洲知識的貢獻》，《俄國地理學會公報》，1865年，卷1，第11–12號，207–226頁）。

③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全宗273，紙箱13，第7，頁2。

④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全宗273，紙箱10，第6。

4. 地理，統計與民族學 282 - 464
5. 水文學 465 - 501
6. 政治，國民經濟，工業，商業 502 - 507
7. 科學類：哲學，心理學，數學，天文學，星相學，自然史等，醫學等 568 - 757
8. 藝術 758 - 809
9. 考古學，古錢學 810 - 825
10. 文學：經典及其註疏。文藝：長篇小說，中篇小說 (narratives)，戲曲 826 - 1103
11. 類書，資料，日記等 1104 - 1141
12. 課本。傳記 1142 - 1169
13. 書目 1170 - 1179
14. 定期出版物 1180 - 1191
15. 雜類 1192 - 1233
16. 地圖集 1234 - 1277
17. 水文圖集 1278 - 1295
18. 天文圖 1296
19. 地圖 1297 - 1334
20. 水文圖 1335 - 1349
21. 天文圖 1350
22. 圖冊 1351 - 1378
- 滿文書籍 1379 - 1435

斯卡奇科夫在每一頁上都註明該頁登錄的書籍、文書及抄本的數量。在第2頁上做了總計：“共計〔圖書〕10289本，文件733件，抄本375件。滿籍56種（300本）”，下面寫着 $11540 + 300 = 11840$ （數字不符）。斯卡奇科夫還編了一份《斯卡奇科夫藏書漢籍與滿籍檢索表》（俄譯）^①。從這份檢索表裏可以看到，他不是單純地買書、藏書，而是在查看，在閱讀。例如，他對抄本444號（現

①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全宗273，紙箱10，第8。

為 292 號)《西域聞見錄》做了如下著錄:“有關中國新疆及其鄰國的記述,包括俄羅斯在內。”

在第二種即《我的中國藏書目錄》^①中,斯卡奇科夫采用了更細的分類法,把全部書籍和抄本劃分為 45 類,而不是 22 類。單列出植物、動物、礦物、軍事、統計、歷史、禮儀、曆書、教派、清帝著作等類別。他把文學分為 5 類:詩歌、戲曲、小說、神話與寓言、笑話。

在上面引述過的 1873 年 10 月 15 日寫給魯緬采夫博物館館長的信裏,斯卡奇科夫提供了一些與 10 年前編製的清單不同的數字。他在這封信裏說,他“成為了一批豐富而稀有的漢文及部分滿文藏書的擁有者,內有漢文著作 1378 種(刻本 1115 種,抄本 263 種),10912 冊;另有滿文著作 57 種(刻本 53 種,抄本 4 種),785 冊,總計為著作 1435 種,11697 冊(不難發現,原為 11840 冊,此處變為 11697 冊。抄本原為 375 件,不知為何變為 253 件——鮑·李福清)。為使我的藏書獲得更大價值起見,我用了一年多時間,致力於為其編製一份符合學術體系的目錄。閣下檢視這份目錄,便可看到,這批藏書,就其在人類知識各個領域中的完整性和多樣性,確屬優秀,其獨特而新異的視野,是延續逾千年的中國文明自古所具有的。在……圖籍之中,有屬於 16 世紀甚至 15-16 世紀之交中國文學黃金時代的版本;有論述俄羅斯的著作,有畫工精美的彼得大帝肖像(見名人畫冊,目錄 1351 號);有許多著作,即使在中國最好的私人藏書中也屬罕見,值得誇耀。……1850-1856 中國發生大叛亂期間,貴冑之家紛紛願意售書,我幸運地利用了這個機會;我在中國准噶爾(塔城地區——譯者注)居留的四年間,憑藉地方長官對我的友誼,我以低廉的代價獲得了有關這個地區的大量稀有抄本。這批藏書是我嘔心瀝血,毋庸諱言,也是我對中國文獻悉心鑽研的成果,我對它無比鍾愛,想到我死之後它可能落入外行人手中,可能被拆散、丟失,我便感到恐懼”。

斯卡奇科夫擔心他花了如此巨大精力和資金收集的藏書的命運,

^①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全宗 274,紙箱 10,第 7。